

邵亭遺文

函三冊一

邵亭遺文卷第一

獨山莫友芝子偲

周易屬辭序

易自漢晉來兩派六宗之書盈箱累棟後人極研殆無出其範圍者矣吾友吉堂蕭君獨謂六宗中切人事者前賢已明不切者又非本旨作易起象數而讀之乃至韋編三絕鐵過三折漆書三滅必非漢諸家義例所能括也當吉堂始治此經亦僅集眾家爲解旣疑彖爻翼字句何以不厭相襲卽分條甄比帖壁鱗鱗然又計卦名八十字不同字七十有二彖不同卦名字百六十有

四爻不同卦彖字翼不同卦彖文字各五百有五十亦
省人未言遂屏去舊說取全經千三百三十有六字依
說文求其故訓析其偏旁鑑其聲紐一切從本經比例
索解開卷茫無入處日有乾爻五龍往來胸中忽觸亢
龍字以四龍爻變小過見飛鳥象而得仰觀例睡中若
有告經中字數非苟然者亟起坐取卦爻天地大衍筮
策諸數乘除按之皆應大雷雨集潦入室不覺也以漸
得凡例若干條旁推交通妙義環起乃箸屬辭十二卷
別爲通例五卷通說二卷先後之其據繫辭所舉二十
二卦十九爻準天地數爲大有圖以綱領全易又于二

十二卦中三陳之履九卦就序卦雜卦次序以通明夷
之蘊與大有相發明又于十九爻中以中孚七爻七乘
之應大衍用數證大衍章古本所以直接七爻尤大義
卓�能闡不盡言不盡意之秘唯其逐字求象及于助
語逐卦爻字求數頗疑簡易之道當不爾然而持之有
故言之成理古人言象數亦各就條例伸己說吉堂波
思獨往竭十六年忘食忘寢十易稿以成此書專精極
矣易道廣大亦烏足爲病乎友芝始見吉堂大有圖嘗
例經文字句嘗擬以焦里堂然龍圖緣三陳九卦自吾

按以陳希夷見其別四聖取象嘗擬以胡雙湖見其比

例經文字句嘗擬以焦里堂然龍圖緣三陳九卦自吾

位數論者以爲易外別傳卦象圖略爲表識未及推闡
古堂因經求義不襲前人與里堂通例章句專比異同
以通古義者分道揚鑣庶幾匹敵而其用心之苦成功
之難殆過之无不及也今年夏其門人輩醵錢梓行吉
堂命爲序因述其致功之始終與成書大旨如此咸豐
三年秋九月

校刊中庸集解序

中庸集解者宋新昌石氏子重集錄周子二程子張子
及程子門人呂謝游楊侯尹十家之說宋志又謂十先
生中庸集解書成於乾道癸巳朱子爲講訂而序其篇

目極稱其謹密詳審越十年淳熙癸卯刪爲輯畧仍以原序冠之後又爲或問以明諸家之淳駁淳熙己酉中庸章句成乃以輯畧或問竝附諸後故中庸序竝舉三書也輯畧行集解遂微自鐵峯趙氏中庸箋義數所集十家遺尹氏而妄增司馬溫公王荊公二家臨川詹氏中庸纂箋訥菴景氏中庸集說啟蒙所記亦爾蓋元時已罕觀本書不至唐荆川序輯畧謝鳴治志赤城始歎佚亡矣戊申秋課彝兒讀戴記時檢閱衛氏集說則十家之說具在臺遺緒之可尋亟爲鈔出復取輯畧及眞氏集編趙氏纂疏所引校其文句補脫存異以還石氏

之舊夫章句者中庸之指歸集解者章句之尋原未有
章句既緣集解以觀會通已有章句空湖集解以明取
舍夫治獄者不審爰書不知用律之曲當治醫者不析
證變不識處藥之至精集解之於章句或問亦猶是而
已矣特是述朱子者謹守一先生之說小有同異卽束
弃不觀故黃東發氏論衛氏禮記必斥其備載石本及
增入諸家之非門戶在曾雖大路椎輪浸鮮有過而問
焉者逮科舉學盛凡非章句集註之義又皆在所擯於
是竝輯畧精義亦置之若存若亡間嗚呼是豈朱子意
哉且輯畧之成已不盡出朱子手

章句序云一二同志取石氏書刪其繁亂

名以
輯畧

而今世流傳又唯呂信卿所刊唐荆川本其中或

問所駁先儒諸說多所刪節有竟削不存者四庫全書提要已謂其故不可得詳因細攷之尚有章句引用而亦刪弃者有或問並出可否而存此刪彼者有呂張楊語爲程子語者有遺脫句語其義不完者顛倒瞀亂殆于不可卒讀恐朱子門人不應率漏至是意必唐呂私有增損苟且就雕致懵學者踰三百年非得石氏本書亦誰從覺其非哉又攷真氏所引輯畧在今本外者四十餘條言皆大醜非應刪者私意真氏未引爲唐呂刊落者必猶有若干條輯畧既非完本則集解愈足

珍惜矣校既竣同人趨付之梓以廣其傳因復舉輯畧
刪及刪而集編引爲輯畧者各註當條之下欲使學
者讀一書而得二書之益云爾朱氏經義攷載是書有
石氏裔孫珮玉新昌家塾刻本僻處未見他日獲之當
更校諸別紙道光己酉夏五月書

中庸集解後序

友芝始校錄石氏集解見南軒跋有子重編此書嘗從
吾友朱元晦講訂分章語又以輯畧出於集解其分章
處竝倒題右第若干章朱子文集又有書中庸後一篇
詳言分章之意因謂三十三章是朱子定說石氏分章

既從朱子講訂當不應有異遂據爲章題者三十三行
付雕矣既而思朱子元序言分章雖因衆說然去取不
失其當又特舉哀公問政以下六章以從諸家不能復
合則與輯畧章題及南軒語顯相牴牾走書質疑於鄭
子尹子尹再三檢覈躍然曰子自誤讀南軒語耳南軒
語當以講訂斷句以分章去取皆有條次爲句此不與
朱子序言言章者語異意同也乎於是鄉者牽引輯畧
分章作集解分章之爲誤的然無疑乃亟削去三十三
是以輯畧所增諸題註改入校語使不與石氏本書相
亂蓋石氏分章既因衆說衆說所不合石氏自不能合

乃必欲彊以章句之說合之豈不僨哉今案衛氏錄石氏書分四十段輯畧刪石氏書亦四十段朱子以哀公問政下六段爲六章呂氏解天命之謂性下三段竝稱此章然則石氏書分四十章矣分章錄解而諸家之解尚有通上下章者故悉不用章題使貫串如一章其與章句異者哀公章增其五天命章增其二而朱子但舉哀公六章不及天命三章者三章文義各足三與一皆通非如六章有家語據知爲一時問答之言然但章後錄解概不加題則雖分之而文意接續故朱子又謂不害於其脈理之貫通也因思輯畧旣與章句竝行章題

總註不應複載載之又與本書不契私意朱子元本必
仍集解其後二書別行淺人乃取章句題註益之又於
各章中值朱子分節處悉加圈間隔皆非朱子之舊憮
元本不可見自北風凝寒覆校集解新刻本一通因箸
刊改之由以識吾過亦冀來者勿復滋誤云道光己酉
大雪節書於遵義經歷舊署之寓

說文逸字後序

據許君記十四篇字數以徐鉉本核之文多於九千三
百五十三者七十八重文多於一千一百六十三者百
一十六解說少於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者萬七百

四十二是解說脫漏而正文有羼舛矣然鼎臣校定已就本書偏旁敘例注義增十九文而偏旁逸者尚三十七近段若膺氏注亦頗補逸取鼎臣五文又取楚金本晁記唐本合併引別增三十六而自宋集韻類篇溯唐已前書引在今本外猶夥是正文脫漏與解說等豈都數傳本誤一二字歟而 本朝老輩言說文其株守鼎臣者不敢一字溢出雖唐已前明白引據輒以鉉無不信甯依聲取它代其傳會私造者又騁一時口見穿鑿不經夫二者之病株守爲輕然其回護牽就去傳會私造幾何矣子尹廿年前從程春海侍郎問故誓通許學

見段錢諸老書證義雖備而補正譌脫未有專力爲者
瀝覽條記分別審錄得凡百六十五文謂之說文逸字
係以解說討論分爲二卷偏旁所逸本書可定猶取佗
徵外百二十餘文益有憑證復有傳本譌旁楚金竄衍
鼎臣誤增諸家引佗籍冒許君與引者譌改不應今本
今本譌改不應所引今行韻譜闡入俗書且三百文不
苟一字溷入其子知同懼觀者謂本書疏漏執爲議端
又述其說爲坴錄一卷此其致勤極慎旣末由蹈穿鑿
不相亦無失於株守曲護其功於南閣鉅矣哉夫許君
取諸經傳古文史籀大篆郡國鼎彝合倉頡下十四篇

采通人依秦篆傳漢制以爲此書主明字例之條匪
虛造不可知不謬於史籍孔氏非舉漢秦前文字一
皆備錄亦猶謂羣書所載畧存云爾其謂易孟氏書孔
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者核之
往往不異長卿子國經無傳偶一一見釋文正義卽許
所漏易如懲忿窒欲釋文引孟窒作怪書如堯典疏稱呂刑劓則劓則是鄭本盤庚疏侮壁內書治皆作亂亦見隸續載魏石經古文石經出邯鄲淳鄭邯鄲皆傳古文學劓刻亂等字卽是壁本而許君不載詩

專取毛而畧三家故收三家字少卽毛本古字亦不盡
收如零露瀼瀼姣人惄兮有蒲與蕘來獻其琰瀼惄以鬻之飲餞于琨室人交徧誰我青揚碗兮駭駭駭皋門有閑鬻琨誰碗駭閑之類許皆不取齊魯字無可徵蘭琰必毛公原文而許未錄三家如前人引韓詩于

當然亦

禮古今文率收古遺今收今遺古

如士民當肢

既夕兩梓玲坎

軼軸

革鞶

士虞

脰膾

許君收其古文

阿杆掘拱

殺隘而

遺廢

梓玲

軼鞶

及聘禮

羹膾

士喪銘

旌僕于堂

擇棘既

夕木館

特牲醕

尸許君收其

今文飪名

銘

僕擇鉏

醕之類皆是

周官頗有舍故

夷澤鑄

酌而遺膾

銘僕擇鉏

醕之類皆是

周官頗有舍故

書而收杜子春改讀者

如染人

窯元夏采

建遺司服

紵經巾車有駢轍

車軟飾輶人

綬其半

後許君不取

窯禮紵駢轍

軟綬

弁冕藻袞繙

之類皆是

春秋古本不可

知魏石經遺字畧見

一二甚合於古

而許闕如

如齊古

作

作

作

作

作

作

作

作

作

作

惟象麥穗

上齊而少象地之

二來作

跡來往用來

辨說

本假借加

足乃其專字

率作衛

从行从止

率省聲與土

文衛達字可

杜行季作

塗以禾在

土上會意此必皆古字

許杜不收

散句亦尙遺落

如玉篇引倉

韻曠極視也

坐大阜在

山兒衆經音義

引鼈鼻疾也

疾也字从叟聲

晉書音義引鰐

音結之類皆不見

許音

音

音

音

音

本書口部嘯下侮司馬相如說淮南宋
蔡舞嘯喻卽凡將篇之一句而錄嘯遺喻
其佗未由舉核

計亦當然故自經師異文先秦諸子傳記百家之書降及史遷班固子雲相如能識古文奇字通儒所爲文筆詞賦有裨文字足記錄者知無不入網羅亦不能無放失段若膺撰尙書異文謂許君一人之書不能盡天下之字誠通論也故許鄭兩大儒鄭君說字多與許異而不得謂其非古周禮封人置其絳注絳字當以絳爲聲按絳卽禮記半則執絳之絳鄭意古字當以絳爲正而說文有紩無絳媒氏純帛注純實繙字也古繙作紩以才爲聲蓋謂古紩隸作紩與隸純相似致謬而說文有